


人文  
学术

张 辉 宋炳辉 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

严 锋 著

# 跨媒体的诗学

The Crossover of Literature

 复旦大学 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严 锋 著

# 跨媒体的诗学

---

The Crossover of Literatur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媒体的诗学/严锋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9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张辉,宋炳辉主编)  
ISBN 978-7-309-09810-5

I. 跨… II. 严… III. 诗学-研究 IV. 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2165 号

### 跨媒体的诗学

严 锋 著

责任编辑/孙 晶 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4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810-5/I · 770

定价: 30.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断 如 所 右 每 如 必 容

学术顾问：乐黛云 杨慧林 谢天振

陈思和 陈跃红

主 编：张 辉 宋炳辉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总序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第一辑即将与读者见面。从动议编辑这套文库到今天,转眼已三年。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是“中生代”比较文学学人一次小小的集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我们献给自己师长们一份迟交的作业;“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又是我们给各位同仁乃至更年轻同行们发出的对话与批评的邀请。

三年的酝酿筹划、三年的协同努力,使我们逐步将自己的工作与更深远而广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联系起来,并开始慢慢融入其中。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新一代”比较文学学人,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每一点成长与进步,都受惠于祖国的开放改革,受惠于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受惠于同辈间的切磋琢磨。我们是这十五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段文化积淀的受益者,也是一批如饥似渴的学习者和无比幸运的历史见证者。我们也许注定是行色匆匆的“过客”,但我们却也应是承先启后的“桥梁”,必须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这里记录的正是我们探索行进的脚步,也是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一点微末的贡献。

百年中国文学“走向(进)世界”的历程,给了我们思考过去、筹划未来的“底气”;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为我们准备了难能可贵的学术资源和不可或缺的学科建制。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以之与我们所属的学科名称相呼应,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打破界限、超越语言与文化的限制,乃是我们比较文学学人的使命乃至宿命。是的,我们无疑拥有不同的学术爱好、志趣和观点,但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把我们联系在

了一起——那就是,我们必须在世界语境中,以比较的眼光,从多学科视阈,面对并尝试回答我们所浸润其中的文学与文化问题。

“道不孤,必有邻。”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身处富于活力和学术追求的知识与精神共同体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无私帮助,也得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要送上我们衷心的感谢。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与这套“文库”相呼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辑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讲座系列”等姊妹项目也已陆续启动。

在“文库”第一辑即将面世的这个特殊时刻,先贤们的声音似乎又一次在我们的耳畔响起。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内之弗失既有之血脉,外之仍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陈寅恪先生则说,华夏文化的崛起须“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出,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响应先贤的号召,集结这八本著作,仅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取今复古”、“扩大恢张”的行列中,贡献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希望以后各辑不久将与读者见面。

是所望也,谨为序。

编者

2013年5月

# 目 录

---

## 第一编 文学外的文学

超文本和跨媒体的文学	3
变形的政治：对《大话西游》热的跨艺术解读	17
感觉的世界谱系：重新发现莫言的现代性	28
张炜的诗、音乐和神话	41
创世与灭寂：刘慈欣的宇宙诗学	53
走向网络的文学	64
零敲牛皮糖：文学的数字化生存策略	78
数码复制的知识	82
阅读 50 年代	90

## 第二编 文学的旅行

结构主义在中国	105
话语的播撒：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121
从这里到永恒：新时期文学的时空话语	143
寻找第三种“然”：新时期文学的真实话语	160

在绝望中诞生：新时期文学的反讽荒诞话语	183
模仿中的欲望	200
走向象征的森林	214

### 第三编 文学的对话

忏悔与救赎：与莫言谈《蛙》	225
走向狂欢：与余华谈《兄弟》	233
新媒体中的文学：关于网络超文本与交互性的对话	247
作家的第二口气：关于王安忆的对话	263



# 第一编

## 文学外的文学

- 超文本和跨媒体的文学
- 变形的政治：对《大话西游》热的跨艺术解读
- 感觉的世界谱系：重新发现莫言的现代性
- 张炜的诗、音乐和神话
- 创世与灭寂：刘慈欣的宇宙诗学
- 走向网络的文学
- 零敲牛皮糖：文学的数字化生存策略
- 数码复制的知识
- 阅读 50 年代



# 超文本和跨媒体的文学

就是最迟钝的人也不难发现,文学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脑网络和多媒体技术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写作方式、存在方式和消费方式。在这方面,近年来所谓的网络文学的勃兴,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仅仅一个“榕树下”网络文学站点,成立四年来,发表原创作品达1 554 090篇,这恐怕已经超过了建国以来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的所有文学作品的总和。在一个影视文化和商业化写作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新的文学载体会重新激发文学的活力,把它从日复一日的颓靡没落中拯救出来吗?

从前网络文学刚刚起步的时候,我欢呼过它的诞生,热情地憧憬过网络时代文学新的可能性。那时候,我最倾心的网络文学的优势之一就是作者和读者的解放。传统印刷术保证了书写活动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也保证了出版发行和各种权力对作者和读者的强力控制。在网络时代,似乎我们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选择自己要写和要读的东西。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甚至这两者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同一性。网络文学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梦想,就是把阅读化为写作,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作家。从另一个更具有根本意义的角度来讲,互联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物,它同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现实世界相比,更具有一种“精神”和“想象”的特点。说得夸张一些,互联网是人类新的幻想空间,它也是人类现实世界中的欲望、情感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折射。所以,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互联网的实践本身就具有文学艺术的特点,而且这还更是一种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

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是网络最大的特点之一。网络上的

文本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些相对封闭自足的白纸黑字。在网络上，人们永远在通过高亮度的链接进行无穷无尽的跳转，各式各样的声音和图像在文字之中星罗棋布，文本和文本相互镶嵌、叠套和指涉，以至于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正是每一个主页的不可或缺的特质。而当文学作品迁移到网络上以后，也立刻呈现出强烈的超文本性。超文本小说(hypertext fiction)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出现，可以说是这种超文本性的突出标志。什么是超文本的小说？简言之，超文本小说就是读者通过小说中大量的超文本链接，对阅读的进程、方向和结果拥有大量选择性的小说。这是一种可以有多种读法、彻底打乱传统的阅读顺序的复调小说。如果说，传统的小说相当于电脑的“只读存储器”(ROM)的话，超文本小说就是电脑的“随机存储器”(RAM)。读超文本小说就像是看一幅地图或是一幅画，你可以从这点看到那点，也可以从那点看到这点。没有绝对的起点，也没有绝对的终点。

1996年，马修·米勒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部名为《旅程》的小说，这部作品后来被认为是超文本小说的典范。它本身就是一幅美国地图，上面有纵横交错的公路和地名的标志。随着故事的展开，主人公将走遍美国，为两个不是自己子女的孩子寻找他们的母亲。这旅程该怎么走呢？那可就完全是读者的事了。你可以用鼠标从地图上48个州的随便哪一个图标点起。在故事的进程中，你可以常常选择改变自己的行动方向。读者很难知道自己已经把这部小说读完了多少，因为根本就不知道结尾在哪里。阅读的时候有乐趣吗？当然有乐趣。读者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就像是读者和作者合作一起做一场游戏。

这些超文本小说在文学上大部分都很粗糙，缺乏机智闪光的笔触，人物就像木偶一样机械单调，情节也难以引人入胜。有时候，莫名其妙的链接会把读者搞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这是超文本小说的先天不足吗？有一点可以肯定，迄今为止还没有大腕作家插足超文本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文学爱好者，也就是说，他

们是原先的读者。在读者们纷纷摇身一变而化为作者的年代,文学本身幸焉,不幸焉?

合作小说(collaborative fiction)也是互联网上常见的文学样式。当然,在《新民晚报》上我们也可以见到《1997年的爱情》这样的合作小说,几十个上海作家每人每星期接着别人结束的地方写一段。但是,只有在互联网上,读者才有希望成为合作小说的真正作者,因为互联网是一个消灭作者和读者差别的地方。一般来说这些合作小说比超文本小说还要差。因为作者队伍的水平更加参差不齐,作品更加杂然无序,缺乏完整的结构。但是我们更应重视这种合作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它泄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特征: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交织在一起的、由集体的想象汇聚而成的网络的一分子而已。有一部叫做《企业医师》的合作小说,倒是展露了合作小说的潜能。创意者(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了)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加设计了一个叫做查尔斯·巴里斯的主人公,其职业是精神病医生,他负责处理三藩市一家大电脑公司职员的精神健康问题。合作者则写出巴里斯医生的一个个病例:病人们的日记、书信、隐私等。由于一开始的整体结构设计得很好,这些病例可以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写作的进展会不断膨胀,构成相互间联系和冲突。读者总是可以在某个病例中读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如果他实在觉得这部小说写得不好,他可以自己赤膊上阵,设计自己的病人并以此来影响整个情节的进程。

2002年6月,中国最大的网上书店“当当”(www.dangdang.com)推出了中文网络交互小说大接龙活动,向所有的网民发出邀请,让大家来共同参加一部叫作《e情战事》的网络小说的写作。小说设定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一位四年级的大学女生迷上了网络,毕业后,她多次跳槽,在新兴的网络业中不断沉浮。在网络和现实中,她接触的各式各样的“新新人类”和“快乐e代”,自身的命运也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不断地发生着变化。《e情战事》的操作模式是,当当网上书店在推出故事框架并抛出龙头后,故事情节发展交给网友

继续以接龙的方式完成。故事有三条发展线路：悲剧形式、喜剧形式以及不可预料形式。参与者只需在网站上阅读当日的龙尾，续上你所创作的情节，即可将其贴放在当当专门为此设立的 BBS 专区上。当当的特约主持人将每天进行筛选，选出当天最佳的一篇创作稿件作为当日的龙尾，并拿出当天较好的十篇作品供网民阅读评价。

这部“小说”有一个非常白领化的开头：“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为了那个未曾谋面的网络恋人，mm 小姐跳了一夜的舞。”数以万计的网民参加了这部号称有史以来最大的中文网络交互小说的写作。在一开始的时候，网民的热情非常高涨，在 BBS(电子布告栏系统，又作“论坛”)上贴文非常踊跃。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投稿量不断下降，以致到了几乎难以为继的程度，最后不得不虎头蛇尾地收场。一方面，小说的情节支离破碎，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情节，更没有一个发展的方向。每一个作者与其说是讲述着主人公梅一以贯之的故事，还不如说是在那里抒发着各自的心情。另一方面，小说又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场景和对话：聊天室里的调情和身份变换，办公室的日常图景，酒吧里无休止的聊天，对往日大学校园生活的追怀。最后，故事的框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废纸篓，什么样的杂物都可以往里面扔。

超文本小说反映了人们古已有之的一个永恒的欲望，即超越那不可超越的时间隧道，在同一时间把脚踩进不同的河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文本小说可以看成是这个漫长的欲望在新世纪的最新载体。迄今为止，在真实的世界中，人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改变时间进程的方式。但是，文学作品的最根本性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改写真实的物理时间，去探索乃至创造时间的可能形态。在传统文学中，时空相对稳定，具有不可逆性。这集中地体现为情节发展方向的固定化和结局的唯一性。这种形态的文学对读者的参与有着最大程度的扼制。在古典时代，当同一部作品容纳不下不同的观念意识时，读者会推举他们的代表(多半是某一个续貂的作者)来实现他们的欲望，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途径了。例如，《红楼梦》之后大量续书的出现，即可被视为读者“交互性”渴望的古典形态。但是这种交互性受到了文

学形式和居于支配地位的作者的最大限度的限制。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网络时代,这种古典形态的读者交互性呈现出疯长的趋势,出现了对文学经典空前规模的续写和改写活动。网络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戏拟的文学,突出地表现为所谓的“大话体”文学。“大话体”风格来源于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这部电影以一种“无厘头”的方式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小说《西游记》,它原先可以说是寂寂无闻,是网络生活方式在中国的普及把它变得大红大紫,成为新一代网民的文化圣经,指引着他们说话和行为的风格样式。网上的戏拟活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本身是对传统经典文本的模仿戏拟的《大话西游》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经典了,它不断地被模仿、改写、续作,甚至连对它的戏拟之作也在被经典化。《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四大名著是最大的戏拟对象。如果说《大话西游》是对《西游记》的戏拟的话,网络中出现了大量的对《大话西游》的模仿和戏拟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今何在的《悟空传》,而《悟空传》又被立刻变成大量的改写和续写的对象。这是一个通过寄生的方式无限繁殖的过程,电脑网络为这种自我繁殖提供了最佳的载体和管道。在电脑网络的寄生性的写作过程中,对经典的解构会立刻变成一种新的经典,新的经典又在不断地变成新一轮解构的资源。

其实网络文学中不断出现的千百个被改写的孙悟空的形象正是网络集体欲望的绝妙缩影。在网络空间中,人们犹如那个可以变化万千的猴子一样,可以有无限的活动空间,无限的身份,与现实生存相比,人可以同时出现在许多空间中,可以跨越遥远的物理距离。这种行为的背后就有追求无限的欲望支配着。网络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非历史化的幻想空间。网络文学的寄生性与幻想性和网络本身的“越界”是分不开的。武侠、科幻、神魔、鬼怪类的创作在网上大行其道也绝非偶然。当文学在声光像等多种媒体承载的艺术的挤压和进逼下节节败退、危机四伏的时候,网络好像又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春天。人们惊喜地发现,在一个图像和声音的时代,文字又回来了。可

这是一种新的文字，一种“越界”的文字。在这种文字中，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在不断被打破，文字和非文字之间的界限也在不断被打破。这当然也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面对着一个越界的世纪，人们都不安其位，都渴望突破到另外一个领域中去，全球化就是人类越界行为的一个终极象征。但现在我们真的有必要重新思考越界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守住某种界限？追求无限是人类的本能，网络给人提供了这种幻想，好像人类追求无限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以前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得不生活在种种界限之中，后来我们有了汽车、飞机，还有了宇宙飞船，现在又有了互联网，人类越界的心理欲望再一次膨胀起来，网络文学就是这种心理的表征，它的体裁和形式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动荡不定。

若把以交互性为特征的文学越界行为放在更大的文学史背景上看，文学其实一直在朝着超文本的方向发展。但传统的文学作为印刷技术的产品，无疑给交互性划定了难以逾越的界限。传统的文学作品一旦制作完成，其物理形态便固定了下来，这是一个一次性的创造过程，而读者的阅读过程也不得不呈现出线性的特征。尽管如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读者一直是最具推动性的因素，他们总是在不断试图超越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到了现代，文学面向读者的运作过程变得越来越明显，文学批评中也出现了读者反应批评、接受美学、阐释学等理论，文学的重心开始从作者向读者转移。因此，在文学史的框架中，也存在着一个交互性逐渐活跃和不断被释放的过程。特别是现代主义出现以后的文学，它更多是一种读者的创造，作者在文本中留下了很多空白的、游移不定的点，读者的阅读本身也就变成了一种游戏。

在现代主义文学中，传统的时空完全被打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组合，过去被看作是势不两立的事物开始溶解、混杂并结合起来。这种并置确实很类似人们在梦中所见到的风马牛相及的情景，使我们的世界蒙上了一层梦幻的色彩。在现实中，来自不同空间的多元文化与多种生活方式的相互激荡，使原先单向单线的、统一的、均匀的理性的时空观趋于解体。对此，人们早已有丰富的认识，并以“共时



性”、“时间的空间化”、“零散化”等术语来描述之。在西方现代文艺中,时间的因素逐渐减弱、分裂乃至消失,而空间的因素则不断增长。甚至可以说整个西方文化都在越来越变成一种空间的文化。小说中意识流的兴起便是这种空间化发展趋势的经典表征。弗里德曼指出:“意识流小说的各节并不是以人物的进展连接起来,倒是凭着象征和形象的不断交相照应连接起来,而这些象征和形象相互间只能在空间上产生联系。这类小说的形式通常是意象和言语相互交织的结果,与时间的次序没有关系。”<sup>①</sup>在意识流小说中,时间线索的直线性消失了,因为人的深层意识的流动和自由联想的原则都不是线性的。传统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常常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出现不同的人。而意识流小说却能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地方出现不同的人,某一时刻的意识或是思想可以和另一时间的意识或者思想相叠加。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非线性的空间化手法视为超文本性的雏形。

西方文艺中的空间化倾向的背后隐藏着本世纪日渐滋长的对历史的逃避,对历史决定论的怀疑和否定。就中国而言,这种历史决定论在“文革”中恰恰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发展到极致,历史完全变成了一根预先就被打制好的环环相扣的具有唯一性的铁链,人被绑在这线性的历史因果链上动弹不得。从中外文学关系史的角度来看,“文革”后对西方现代派的接受(象征、意识流),其矛头正指向了“文革”文学及其背后的观念意识。最早借鉴西方现代派的那几个人,如王蒙、高行健、李陀等一致把西方现代派的空间化倾向理解为“非情节化”,并认为西方现代派“不注意讲故事或情节性不强的小说,是小说的一种进步和发展”<sup>②</sup>。因此他们首先致力于用种种方法来打破故事与情节,这成为初期借鉴中最引人注目的倾向。到了寻根文学,非历史化的运动进而呈现为一种“寻找历史”的面目。在寻根文学中,中国作家达成了一种共识:原来一个人(个别的事件)可以隐含着代表

---

① M·弗里德曼:《“意识流”概述》,朱绶荃译,载《文艺理论译丛》1983年第1期。

② 李陀:《论“各式各样”的小说》,载《十月》1982年第6期。